白氏文集

十一

墓誌銘 凡七首

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并序

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并序

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維陽掾大原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

賜薑文庫

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大原白氏墓誌

銘并序

大原白氏之殤墓誌銘并序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

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

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

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

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

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

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

氏代德官業系婚戚有國史家譜存焉

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由賢之

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

十九御之政多明於妃妃先以采蘩之誠

奉于上故能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椮

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

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

族系 國史 家牒

組紃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
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
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
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
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
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
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巳丑兮日丁酉兮
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蓍兮偕言吉哉哉

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聿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
于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
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京兆尹播監視
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
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
也王諱纁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
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

唐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滎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諜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邽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皇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

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王室輔鳴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始授鄄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
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
立斃六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
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
府奏公為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
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稼山始亂
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歐市人劫廩
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縈吏子弟
急擊之殺俊伽羅盡殲其黨縣是一邑用

尉

寧朝庭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
加朝散大夫入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
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
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
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
李公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
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
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
來降縣是三郡底定復入為衛尉少卿相

卿

國王公謚繞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楊州權窒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太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達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

朝賢衮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譽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乙酉年月日始遷兆于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尹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追譔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鄭氏年六十寢疾

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濟睦州刺史贈太常卿父諱遠思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拒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

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眞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二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嫌有家譜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睦弟

使予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稍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氷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諸子孫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檟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妻捴婦也及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親賢母也爲女爲婦爲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

文粹厚字上有仁字

蘭雪本孫作痛馬本作號

過文粹作覩

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稹爲執友故聆夫人羙最孰稹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爲譔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文粹墓下有氏字

文粹鄭下有氏字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楊州倉曹參軍王府君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爲將畢夫二世而生珣珣居大原故今爲大原人又十九代

代字下有代衰趙令人作六字

代字下有

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
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
父諱大璡爲嘉州司馬諱昇爲京兆府咸
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
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
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
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
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
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
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眞授永泰中勅遷
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
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
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
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
流庸闢菑畬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
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諜地官
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楊州倉曹參軍至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

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
融之姪孫鄭州司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
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
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
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
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
殿中侍御史三原公炎既第未仕起應博
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
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者榮之一女適

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
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
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
雖聖與賢無可柰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
為行發為文宣為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
已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
動而有聲其大者文常以經德秉哲致君

濟人爲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
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
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
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
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
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
事文學之具美叢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
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
報施之道者也某忝頃對策於王庭也

與衆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
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
焉厚與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
孰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緼緼子孫代有賢良
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闇彰
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
作掾于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向載康
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

嗚呼白鍊之金不鑄干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誌銘 并序

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類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康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鄜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潔

盧李理下有寺字

盧曰汪云庾当作庾集集中不避庾字汪說是也

蒸嘗敬賓客睦婣妯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即類川縣君新塋之西次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譔銘誌泣血秉筆言丕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

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銘 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鍠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大夫人類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

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
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
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八
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
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
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孤扶哀臨穴斷
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
閟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
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五 六
抱經堂本為四十三
記序 凡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記
養竹記
記畫
記異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三遊洞序
遊大林寺序
代書
送侯權序
冷泉亭記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
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
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內外文
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
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
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
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
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月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
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容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而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

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戸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坊而已不加白堲用石幂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竹叢生其下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戞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
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
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
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
植者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
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
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
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自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
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
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
人豐一屋華一簪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
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知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
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
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

幼迨（文粹迨下有老字全唐同）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文粹作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全唐容下有字）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來佐江郡（文粹无以字）冗員（吊文粹作余時作日全唐同）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九）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父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林字下全唐有寺字）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文粹无二字）（樂之流全唐同）衝（壁記）

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
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荊棘官舍爲
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
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
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
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
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
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
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

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
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
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
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
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歸之哉
烏虖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
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
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
之上下蓋存乎圖譜此略而不書今但記

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屣及于亭之東南隅見蓑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籧篨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

馬本茸作茸
蓁茸又蓁蓊
又辞作茅茸
蓁蓊蔚

蔚雷本乃作及

文辞下之人下有
猶字

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蓁茸蓁
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
手而見賤俗人之目乃芟翦棄若是本性猶存
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
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
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
之封植之況其眞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
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

猶

駁金虞作驅
閑金虞作閒

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
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
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虞刊書儀卦及韵畧用旁所闕世孝史王造畫史王萬帝虞年猶史王造畫移又一後也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
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
常師以眞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
運思冲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
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

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蟲魚六畜伎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眞

希代宝 宝下全唐有人字

紀全唐作記

盧云宋紀作紀

馬本年作平 全唐同

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大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

月予從祖兄曰艑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
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
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
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
因下馬自緊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
退藏於窻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
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
堵牆環然無隙缺覆廚壞四幕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悸然大
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子子亦異之
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
抵多云王亂老如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
其過者厥所居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
果有王亂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
蘭若東百餘步背牆屋築塲藝樹僅畢明
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亂死不越明而妻
死不逾時而亂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
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

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杜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笠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閒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元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

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
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
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
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僉果
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住於
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
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
刺史徵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
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
參會於夷陵翌日徵之反棹送予至下牢
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
見石如疊如削其恠者如引臂如垂如幢
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絶
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

幢水汁也廣功
撞竹用切孔汁也
又郡音支軌樓
曰孔汁也江南呼
吁孔為之也

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瞰俯察絶
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
驚動耳目自未訖成愛不能去俄而峽山
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
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
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
知退曰斯境勝絶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
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
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
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
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
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
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
峽州上二十里北崖下兩崖相厥間欲將
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名中南陽張深
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

馬本目作因

馬本特作時
文粹同

說文音厥戲也
相對而危險
之白之文段
音決許玉
又

寺沙門法演智滿土堅利辨道建神照雲
臬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
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
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
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
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于時孟夏月如正
二月天黎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
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只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

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
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
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
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迫今
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
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
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
續不絶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
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
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
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
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纂龍子十卷雜
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
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
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

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賚所著書及所爲文
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
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
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
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
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
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
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
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

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
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特
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候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候生俱爲
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
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

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棄囊輜則
曰日消月朘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
有三年矣嗟乎候生當宣城別時才丈志
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
由予而言子不爲不遇耳嗟乎候生命實
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
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
予方眞閣懭然窮書命筆以序之爾

馬李析作析

觀下全脫有言字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狎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

盥本造下有作字云旧本俱脫作字為以造廬白亭為文余知造乃相里君之名文苑英華九百六十有獨孤及祭相里造文造字公度官至諫南少尹且此下皆言作亭不宜此獨言造亭也

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泠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蕞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交右司郎中河南元奭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

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 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與楊虞卿書一首

師皐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史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

蘭雪本絆作絏

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
走馬至滻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
及他邇來雖手札二往來亦不過問道
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
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
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
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
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
皂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
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絶僕之書奏日
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
以僞言或搆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
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
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誠賤冗
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
耳朝迕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
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
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

盧本蘚作蔭
馬本作蔭

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
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
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
非次寵擢夙夜腼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
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
入而深誡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孽之
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
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

馬本雛作麗

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其
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猜猜吠聲唯
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
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
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
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
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
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
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

馬本也作予

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荏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

師皐也師皐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攄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捐衣食以續其醫藥甘肯之費有年歲矣

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
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勑下之日躬俟於御
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
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寮娣親護其夫喪撫
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
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
此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斯僕所
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
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衆衆

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
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
憩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
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之加可以理
遣故至終身無喜慍色僕雖不敏常佩此
言師皐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
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
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
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

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惟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爲獸之群必不能與捔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閤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

一本耳有衆字下

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

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鴟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鑑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迂附離

之援次無鄉曲吹噓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乏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駑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胷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
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
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
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
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
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
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
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
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

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
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
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
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胎然已而矣其
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
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
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
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
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

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

馬本報作蚌

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報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已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已來

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懷然
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兄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況今
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
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慢慢然以待主
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
令也四夷側耳顒顒然以聽主上之風也
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
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踈生其中焉

聽其風者畏倭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
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
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
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
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
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
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
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
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

待天下之心識而後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迕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於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急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

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淪衰鮮能行者自貞元已來斯道淪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爲用今則專任其兩耳兩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爲名今則鏁其門第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

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
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
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
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
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
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
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
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
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
臣自國及家蹔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
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
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
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
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
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含鋒刃也如此則
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
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
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

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乂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申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

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目自皆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奔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祿而愛之不知邦政日蠹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

軍籍釋流

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遷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眞僞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之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斷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關於內則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取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

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不能行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俗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久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

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

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

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今日之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鄙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

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頓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七

110X
430
30